

懷念父親 周定山

文／周一 周定山先生哲嗣 圖／國立台灣文學館

父親離開時，一襲長袍，兩袖輕風，沒有名店名號可爭，沒有房產地產可奪。為了這次捐贈，家屬爭先恐後把多年珍藏的東西拿出來，目的就是讓周定山文物，可以有個安身立命的地方。誠如施懿琳教授引家父一詩「時如假我，或可公世；天若長酣，希早掩醜。委之泥沙者聽之，投之以灰燼者亦聽之！」他老人家嘴巴講得豁達，其實他是很在乎的，但願這次的文物捐贈，可以稍微彌補老人家一生的不得志，也希望作為老人家一生浸淫文學，丹青不知老將至的寫照。

從《周定山作品選集》談起

頃接二份資料，一是施懿琳教授序文，來自《周定山作品選集》。另一份則是陳盈達先生碩士論文，〈周定山漢詩研究——文化移民的悲鳴與哀愁〉。這兩位學者對於家父作品的蒐集，心境的剖析，漢詩創造歷程，到家父一生的行誼，均十分中肯詳實。尤其施懿琳教授暨許惠玫組長所編輯《周定山作品選集》，有系統地整理出周定山夾於新舊時代，卻又懷才不遇的內心世界，給了我們一個全然不同的父親。那時候，我們年紀小，什麼都不懂。父親的藏書、書法，銀鉤鐵勒的肥蟹，一方方印章，不就每天朝夕相處的嗎？

看到《周定山作品選集》問世，讀到盈達先生論文提及〈悼簞室梁氏〉一詩，家父

當年心情，躍然紙上。當下才發現還好天地有情，父親絕大部分作品手稿幸得保存，而真正辜負父親文學天分的，就是我們家屬自己了。於是乎，在沒有人異議下，儘速作捐贈的準備動作。

家父子嗣及生平修正

陳盈達先生論述，〈周定山漢詩研究——文化移民的悲鳴與哀愁〉，在「周定山之生平」一文中，家父兒女部分，稍有出入。原因應是家父在〈先父行述〉手稿裡面，女生只記載到周超然，男生則記載到周子元。

周定山子嗣正確如右：計六男五女（兩房）

1. 大房：蔡碧霞	A長男 周起民（歿） 次男 周永新 三男 周子元（歿）	B長女 周淑瓊（歿） 次女 周超然（歿） 三女 周吟青 四女 周平娟 （兩歲早逝的彬彬，沒在此列中）
2. 二房：梁姮娥	A長男 周至一 次男 周宜甫 三男 周大方	B長女 周亦君

坊間有關周定山子嗣，不一而足。有四男四女，三子二女等等。希望能藉此機會，有所澄清，則存歿俱感。

前兩天得閒，細讀張靜茹教授選注《周定山集》，〈清明日過民兒墓〉，寫到「忠於謀事勞成疾」詩句，在賞析文章說「是因為投注所有心力找工作而積勞成疾」，其實「謀事」二字，這裡指的是起民大哥處事非常負責之意。當時大哥已任職高雄大新百貨公司（大統百貨公司前身），公司新蓋一家飯店名為「華王大飯店」，大哥職務為總務課長，責任感在身，且求好心切。據家父日後回憶說：還曾多次拒絕廠商利誘，一心只想幫老東家作好份內之事，沒想到致積勞成疾，肝癌上身。

1968年11月1日，華王大飯店開幕，大哥當天發病。據家父〈起民病歸記錄〉手稿¹記載：

- 12月19日 病勢不見進步、日見沉重
- 12月25日 起民決定歸家。(回鹿港老家)。
- 12月26日 「中午我往彰化車站，視他上車



周定山與家人合影，照相於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十日。
前排為周至一。

1. 此〈起民病歸記錄〉手稿，現保存於大哥家屬處，以紀念大哥。

後，神氣蕭然，知病情不妙」，雖嘗試西漢各種療法，依然迴天乏術。

所以家父有「志以肥人夢弗醒」之憾。語氣是父親怨對兒子如此擇善固執、只為他人著想，疏忽自己身子。「孫猶待養祖頹齡」解為「周定山面對祖老孫幼的擔憂」，學者張靜茹講得中肯，「要如何將孫子撫養成成人」，白髮送黑髮的周定山時年71，長孫正宗，10歲，長媳婦家庭主婦。全然沒有收入，只有一個詩人老爺爺。

詩人一生就是詩，煮詩不能溫飽，古有明訓。幸好，大統百貨公司吳耀庭董事長是一位有愛心的企業家，1969年1月15日（農曆11月27日），周定山清楚描述大哥：「幸無痛苦，安然棄世。大新吳太太及劉經理到時恰是斷氣之際。1月22日，當時吳董事長暨夫人，多位公司高級幹部均親臨大哥式場致意。」

45年前，高雄到鹿港交通何其不便，足見老東家對周定山長子之器重。正因為如此，周定山才更加不捨，寫到：「老者衰以存，壯者沒於是……天地兩悠悠，思兒何時已？」思兒歸思兒，兒子的兒子如何養大？家父將當時困境告知了吳耀庭董事長，吳董二話不說，一口答應。且於民國58年2月8日雙方同意並立約，有將近十年時間，每月固定資助大哥小孩至有謀生能力為止，未曾中斷。事隔多年，撫今感昔，起民大哥小孩，終也能克紹箕裘，如今是相當成功的台商。堪慰英年早逝的起民大哥，和擔憂孫猶待養的老祖父。

讀到家父這七言律詩，短短56字，字面

上是思念亡兒，背後儘是人情冷暖。這些陳年往事，外人無從得知，經徵得大哥家屬同意，披露這一段善緣。一來緬懷當年長者助人風範，二來體念文人周定山的堅韌人生，再說，這也是非常值得效法的勞資案例，在那個保險觀念尚未萌芽的時代。

不為人知的周定山 ——我們眼中的父親

我們很難想像在過去歲月中，老人家面對困頓生活是如何做到不動聲色的，固然寄情於詩書畫以打發日子，卻不喝酒。歷史上，酒與詩有很大關聯，不論安逸與挫折，富貴與貧賤。但周定山的漢詩，很少有酒字。實際生活他也是如此體現。古人微醺才有詩興，現代人微醺才有訂單。他只是逆來順受，把不如意納入作品中，從不要藉酒來洞悉他的人生。自己已屆耳順之年，才明白原來這才叫堅毅。他吸煙，早年無濾嘴的「新樂園」香煙，抽大約一半，會用剪刀剪下，放煙灰缸，想抽再點那半截剩煙。學者張靜茹於周定山集選錄〈六十自遣〉第二首「幸逃骨相圖麟閣，半榻茶煙繞夢酣」。生動描述家父在「臥榻上品茶抽煙」情境，那股茶香和煙草味，彷彿昨日。要知道：周定山茶、煙，癮不小。每天早上一壺開水燒沸，我們家小孩都知道要先做一件事情，叫醒爸爸，泡茶了。數十年如一日。

所以他極有原則，「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」，奉行不逾。我大姐淑瓊說父親性烈如火，他自己也清楚不適合官場。既然無意仕途，卻得養家活口，於是設立私塾，傳授學生，鹿港龍山寺、金盛巷老宅、書法名家



施文炳先生赴菲回國洗塵會合照留念。

黃祖輝中山路宅，都有他培育後進的足跡。這段時間，另外經常造訪父親的人，就是鹿港「文炳仙」。文炳先生與家父極為熟稔，有這麼一段敘述：「實猶師生，情逾父子，筆硯追隨，凡念有五載……」。大約是民國五〇年代，周定山尚有幾顆牙齒，文炳先生喜歡與父親討論詩的創作，每次來訪，本著有酒食先生饌的敬意，總有一包檳榔與家父共享。而在家父身後事，文炳仙「請王梓聖先生到鹿港覓地，施文炳出資獻地，親自繪製墓圖，雇工建築。」同時撰文〈周定山先生事略〉，刻于墓碑後面，作為墓誌銘。墓園造型非常典雅。一直到前年，鹿港鎮公所遷移土葬公墓，我們周家歷代祖先包含家父，均奉安於附近靈骨塔，方便祭祀，並奉還福地，且近聽說文炳先生又將此福地捐贈于政府，其義行風範，令人折服。

大約一個多月前，驟聞文炳先生已然仙世，真不勝唏噓！

另外，有一位台灣文學前輩，張良澤教授。

如果沒有記錯，大約六〇年代，張老師也經常和父親見面，並且有談及父親作品整理，或者出版等等，諸如此類。並留有一張與父親合照相片，非常可惜，已經佚失多年。遍尋不著。父親當時有意交付自己作品與張教授，並希望在我大學畢業後，可以參與此事。我當然樂觀其成。父親辭世時，張教授到場致意，年輕的他淚流滿面，就在父親靈前。

我答應有時間一定連絡張教授整理父親作品。後來張教授遠渡東瀛，我在台灣忙著過生活。忽忽數十年，迄今仍然覺得欠張老師一個承諾。不過，張老師如果知道周定山作品、手稿、文物，如今俱在台灣文學館安享天年，諒必是額手稱慶而釋懷了。

捐贈——從結束到開啟永恆

我們很慶幸，父親離開時，一襲長袍，兩袖輕風，沒有名店名號可爭，沒有房地產產可奪。為了這次捐贈，家屬爭先恐後把多年珍藏的東西

拿出來，目的就是讓周定山文物，可以有個安身立命的地方。感謝台灣文學館，他們把台灣文學這塊園地，灌溉得五彩繽紛，周定山文物如今適得其所，誠如施懿琳教授引家父一詩「時如假我，或可公世；天若長酣，希早掩醜。委之泥沙者聽之，投之以灰燼者亦聽之！」他老人家嘴巴講得豁達，其實他是很在乎的，但願這次的文物捐贈，可以稍微彌補老人家一生的不得志，也希望作為老人家一生浸淫文學，丹青不知老將至的寫照。

墨蟹

再說周定山在時間的洪流下，豪情壯志雖逐年消失，但詩書畫的創作，並沒有受到影響。當年登門求字求畫的人不少，周定山仍揮毫如故。隸書寫得比較多，豐腴肥碩。而絕大部分手稿，俱用工整小楷，字字娟秀，力道十分均勻彷彿印刻于紙上。對於一位無師自通，毫無師承來歷的書法家，實屬難得。印象裡面，求墨蟹的親友也不少。周定山墨蟹看似寫意又寫實，有人說是肥蟹而十肢分明。作畫開始磨墨展紙，須把宣紙鋪平，父親原先用紙鎮，畫紙卻經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影響畫意。於是改用人工。我們適當拉住畫紙，保持平整，父親就可以揮灑動筆。磨墨輪不到我們，那是父親的工作。多年以後，無意中讀到高陽先生著作，談到蘇軾「非人磨墨墨磨人」詩句，方才明白，磨、墨，皆學問。父親提筆沾墨，一按一撇，毛蟹尖爪頓時稜角分明。蟹殼濃淡之間彷彿有些許光澤。就這麼一筆，不多不少也要數十年功力。昔時不懂趁機請教書畫奧妙，只想老人家快快畫完，好去玩耍。此刻宣紙毛筆墨香猶在，子欲問而親不在了。

周定山的國畫，就是毛蟹，唯一品種，卻活潑生動。他不繪山水、不種花草。書法隸書為主，雖稱不上大書畫家，卻自成一格。元代趙孟頫曾說「石如飛白樹如籬，寫竹還於八法通。若也有人能悟此，須知書



「榮瑤賢情清玩」螃蟹圖墨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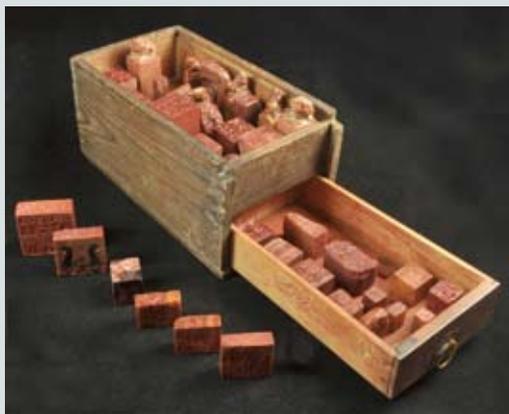
「囊裡爭雄」螃蟹圖墨寶。

畫本來同。」父親沒有學院的訓練，明師的薰陶，能循著書畫同源的路，努力揣摩而無師自通，還真有幾份天賦。作畫完成照習慣就是題詞，以書入畫「題蟹之詞更是膾炙人口」，文炳先生如此形容周定山。

書、畫，還有詩，就要提到下文：「吳湖帆認為作一個畫家，要把精力花三分之一在書法、三分之一在詩、三分之一在畫、如專門一心作畫，沒有其他的修養，總有缺陷之感。這是為了追求畫家最高的境界；『詩書畫三絕』而產生的理論²。」拿來形容周定山，還真是量身訂作。

印章

最後，在墨蟹的黑白世界蓋上朱紅印章，父親會墊上厚厚的紙，屏氣凝神一陣子，才能完成鈐印動作。但怕用印不當，前功盡棄。目前收藏於台文館的刻印，十之八九為家父親手所刻。有名字章、閒章。父親閒時會在瑤林街老家，石砌中庭陽光充足的地方，拿起印材就地治印。他有一套很完整的刻印工具，以應付隨時興起的「刻意」。談起書畫、金石，父親說近代大家，



周定山手刻印章四十枚。

2. 高陽，《梅丘生死摩耶夢》，聯經出版社，2004年，頁121。

他老人家最推崇的是齊白石老先生及王壯為先生。連雅堂先生在《臺灣語典》也談到篆刻，大意是說篆刻雖小道，非讀書養氣者不能成氣候。鹿港中山路原有一家老刻印鋪，名為「蔡印鋪」，開業數十年，小開是我小學同學，回鹿港總會去寒暄一番。去年同學告訴我，蔡爸爸生前常去我家向周定山請益「刻印」，有一點意外問同學，你確定？想一想才明白，其間差別就是讀書養氣罷了。那麼，刻印數十年的老師傅，顯然認為周定山印章是有可以學習之處，而父親的篆刻治印，一樣沒有師承！

少女照片

這回的捐贈事宜，發現到父親藏有一張婉約少女照片，雖然泛黃依舊清晰可辨。台文館E-Mail請求辨識。四姐平娟不認識其人，但這一事是確定的，原來周定山早年（1943）在彰化觀音亭經營中藥「榮泰行」，藥行僱有一女員工（疑為相片中人）。每天朝夕相處，紅袖添香，悄悄與父親論及婚嫁。後來大媽媽親口告訴四姐，是出動強勢的奶奶和三姑媽，父親才作罷！此事也求證於二哥，他也確定有此一事，但看到少女照片，終究事隔多年，已全然無印象。有確定這件事，不確定這個人，姑且算是周定山的文壇軼聞，無從考證的八卦了。

2013年9月23日，惠玟組長親自抵台中點收周定山的捐贈文物，眼看最後一箱裝上車，彷彿跟他老人家說再見似的，眼眶還是紅了起來。他老人家極其內斂，盈達先生引述黃武忠〈鹿港一吼生——周定山〉，謂周定山有一特點，就是從未笑過，固然是事



周定山所藏少女相片。

實。但他也有開朗的一面，記得彰化（詩文之友社）洪寶昆先生，每次造訪家父，當時鹿港瑤林街3號，是典型閩南三合院，到我們家須經過大廳，一個石砌的中庭，洪寶昆先生總是人未到聲先到，「周先生，我來了」，接著就是一陣爽朗笑聲，翩然而至。家父每次皆快步迎接，臉上充滿笑意，他們會吟詩，互相唱和，有一點好聽。我總是記得那種歡樂的氛圍，在那個什麼都缺的年代。父親的笑容，不光是摯友的來訪，還有詩興的解饒。1974年「彰邑詩人」洪寶昆先生比父親早一年辭世。嘗謂：「周定山晚年連遭喪子亡妻妾之痛，殊不知還有失去老友之痛。」

這一批周定山的文物，包括父親的毛筆、懷錶、剃刀、中藥行藥秤等父親隨身用品，一直收藏在小妹亦君家裡，超乎意外的完整。睹物思人，妹妹說了一段往事。原來我媽媽於民國63年不幸因卵巢癌去世，年僅44。我們全家悲痛非常，父親有〈悼窈室梁氏〉一詩。當時妹妹也才18歲，父親不時在半夜起來靜靜探視她，傾聽剛剛失去母親的小女生，是否在暗中飲泣。同一年，寒假回鹿港過年，父親買了一雙新皮鞋給我，過完

年卻因為急於趕火車，忘了帶回台北。我沒有不喜歡，只是忘了帶。兩個月後再度回家，已經沒有看到那雙鞋。我也沒敢問。這件事情成為我這輩子最大的內疚。周定山表面是嚴肅的，心疼小孩也不形於色。但他生命本質流著詩人的特質，非常細膩地想扮好一個類似母親角色，以減輕我們的哀傷。在我媽媽走以後的一年多，他盡量地不讓我們感到媽媽的不在。問題是，我們總記得父親在母親的喪禮上，跪拜在地，結結實實磕了三個響頭，作為一生患難夫妻的告別。1975年，元旦夜，父親終於放下一切，不再憂國憂民，憤世嫉俗。他很喜歡的詩：「剩有此身還造化，幸無餘物混人間」。就是周定山的自輓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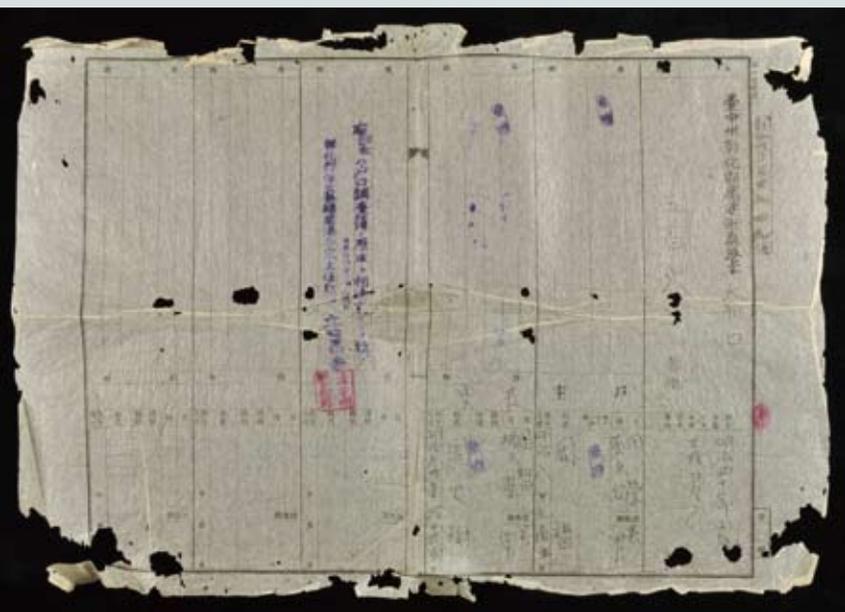
後記

2013年8月22日，潭美颱風肆虐，中南部連下數天豪雨，一百多年的金盛巷老宅，轟然倒塌，只剩前面大廳部分。二哥永新吉人天相，得

以無恙。接著五弟宜甫來電告知，父親手稿，藏書，可能湮沒在斷垣頹圮中。簡直是晴天霹靂，心中十分懊悔，為什麼不早捐贈出去？難道真應了父親說的話，「委之泥沙者聽之，投之以灰燼者亦聽之。」當時老屋已成危屋，風大雨大也無法靠近。當天晚上自然沒有瞌睡。隔日由妹婿明昌陪同，驅車直奔鹿港，抵達金盛巷眼睜一片廢墟。只好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進入現場，發現保存父親手稿、藏書的書櫃，果然委之於泥沙中，但裡面東西卻不見了！心情難過莫以名狀，是哪裡來的內行雅賊，趁黑打劫周定山文物？

電話當然一陣狂叩，才知道姪女嘉純伉儷，已經在風雨中，把阿公文物搶救出來，並暫放於台中家。又因少數書籍、文件遭雨水波及，剛好大姐女兒貴真工廠，可以騰出部分空間，晾乾這些文物。當然是土法煉鋼，也是惟一可想的急救方式。接下來一點也不敢怠慢，就與台文館取得聯繫，然後有台文館參訪（四姐平娟、內人美清同行），並首次和施懿琳教授見面。而唯恐文物年久失修，許惠玟組長在了解狀況後，沒幾天就趕緊把這批文物給接走了。

1975是父親在世最後一年，高齡78歲的他，寫下「靜居遣悶」詩文中，深沉的「父兼母職老難禁」，親情如山般厚重。從生活點滴中，慢慢回憶父親。對社會大眾而言，周定山有其文學藝術定位。對我們家而言，父親永遠是父親，一個有血有肉的父親。☒



臺中州彰化郡鹿港街戶口調查相關資料。